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英] 简·奥斯汀 著 崔亚君 译

Sense and Sensibility 

理智与情感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理智与情感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智与情感/(英)奥斯汀(Austen, J.)著;崔亚君

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 3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英国. 2/文良 主编)

ISBN 978-7-204-09393-9

I. 理… II. ①奥… ②崔…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03982号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理智与情感

作 者 (英)奥斯汀

译 者 崔亚君

责任编辑 王继雄

封面设计 红十月工作室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0

版 次 2008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5月第1次印

书 号 ISBN 978-7-204-09393-9/I·1959

定 价 28.80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第一卷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5
第 三 章	10
第 四 章	14
第 五 章	19
第 六 章	22
第 七 章	26
第 八 章	29
第 九 章	33
第 十 章	38
第十一章	44
第十二章	48
第十三章	52
第十四章	59
第十五章	63
第十六章	70
第十七章	76

第十八章	81
第十九章	85
第二十章	93
第二十一章	100
第二十二章	108

第二卷

第一章	116
第二章	122
第三章	127
第四章	132
第五章	138
第六章	145
第七章	149
第八章	159
第九章	167
第十章	176
第十一章	183
第十二章	190
第十三章	197
第十四章	203

第三卷

第一章	210
第二章	221

第 三 章	229
第 四 章	234
第 五 章	241
第 六 章	248
第 七 章	253
第 八 章	261
第 九 章	274
第 十 章	280
第十一章	287
第十二章	293
第十三章	297
第十四章	307

第一卷

第一章

达施伍德家很久以前就在苏塞克斯（郡名，位于英格兰南部，濒临英吉利海峡，曾为盎格鲁-撒克逊王国，建立于公元五世纪）居住了。家中有一座很大的田庄，宅邸就坐落在田庄中央的诺兰庄园。达施伍德祖祖辈辈都住在这儿，全家人始终都是德高望重，获得了左右街坊的尊敬。已经去世的庄园主是一名单身汉，耄耋高寿。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他的妹妹陪伴了他许多年，代他操持家务。谁知妹妹先他十年离开人世，这就使得府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填补失去妹妹的空缺，他把侄儿亨利·达施伍德全家都接到了庄园里来。亨利·达施伍德先生是诺兰庄园的法定继承人，老达施伍德准备将家业遗留给 他。这名老绅士有侄儿、侄媳还有子女的陪伴，生活过得也还很惬意。他愈来愈喜欢他们。亨利·达施伍德先生和他的太太非但出于自身的利益，并且因为心怀仁慈，对他经常是体贴入微，让他晚年享受了能够享有的所有安乐。而那些活泼可爱的孩子也为他的生活带来了情趣。

亨利·达施伍德先生和前妻生了一位公子，和如今的太太生下三位千金。他的公子是一名稳重且受人尊敬的年轻人。他的母亲当年遗留下一笔阔绰的

财货，待他长大成人的时候有一半归到了他的名下，给他打下了雄厚的家底。之后不久，他结了婚，又给他增加了一大笔财富。因此，对他而言，父亲是否让他继承诺兰田庄的财产，完全不像对他几位同父异母的妹妹那样举足轻重。这几位妹妹希望能够依靠从父亲手里继承部分遗产来增加她们的财富，因为她们的积蓄微不足道。她们的母亲什么都没有，父亲只是自由支配着七千镑；而对前妻遗留下来的另外一半财产的所有权，只在活着的时候有效。一旦他离开人世，那么这一半遗产也属于儿子所有。

老绅士与世长辞了，宣读遗嘱，发现和另外那些人的遗嘱一样，使人忧喜参半。他并不是那么忘恩负义，仍然把田庄留给了自己的侄儿。不过，由于某些限制性条件，这份遗产就失去了其价值的一半。原来，达施伍德先生希望得到这份产业，只是考虑自己的妻女，而并非为自己和儿子打算。不过遗嘱规定中却偏偏要把一切财产遗留给他的儿子和刚刚四岁的孙子。如此一来，他就没有权利管理田庄的资源 and 财产，或者出售田庄的贵重木材，来赡养那些和他最近、最需要供养的亲人。为了这个孩子，全部遗产都被阻止变动了。刚开始，这孩子只是有时跟着父母亲来过诺兰庄园几次，和另外那些两三岁的顽童一样，根本没有任何特别吸引人的地方，顶多只是正咿呀学语，本性倔强，喜爱我行我素，喜欢大声喧哗，但是赢得了老绅士的怜爱。相比之下，侄媳母女多年以来对他无微不至的关照，反而变得黯然失色了。但是，老人也不愿意过分刻薄，为表示自己对三个姑娘的喜爱，多少赠给了每个孙女一千镑。

达施伍德先生刚开始非常失望。他性格欢愉乐观，自我感觉有充足的理由能够多活些时候，凭借现已够大的一个田庄，只需立即改进庄园，勤俭节约，就能够由收入中积攒一笔可观的收入；但是，这笔姗姗来迟的钱财归他享有的时间仅仅持续了一年，因为他在叔父去世以后不久，也撒手归西了，为他的妻子和弱女们遗留的钱财，加上叔父的遗产，一共只有一万英镑。

那时家人见他快死了，就派人把他的儿子唤来。达施伍德先生使尽全身力

气，急切地对儿子做了嘱咐，让他照顾好继母及三个妹妹。

约翰·达施伍德先生不像家中别的成员一样感情深厚。不过，在父亲弥留之际受到这样的嘱托，他也确实动了感情，允诺竭尽全力使她们母女生活得快快乐乐。听了他的承诺，父亲也就不再担心了。这个时候，约翰·达施伍德先生才有时间仔细考虑起来：如果是在他的权限内，他究竟能够慎重地给予她们多少才恰当。

这小伙子心眼儿一点儿都不坏，假如你不把冷淡残酷和比较自私看成是坏心眼的话。不管怎样，他还是受人敬重的，因为他往常办事的时候，从来都是规规矩矩、知书达理。他如果同一个更亲切更贤惠的女人结婚，或许会倍受人们的敬重，甚至连他本人看起来也会更亲切宽厚。但是他结婚的时候太年轻，太喜欢自己的妻子了。但是，约翰·达施伍德夫人其实就是他相当夸张的自画像，只不过心胸还要狭窄，还要自私自利而已。

他答应父亲照顾妹妹们时，心中就已经打着如意算盘，想给那些妹妹们一人再增加一千镑的财产。那个时候，他的确认为这是他能够拿得出来的。他除去眼前的进项和母亲遗留给他的另外一半财富之外，还希望一年再加四千镑。一想到这儿，心里情不自禁地涌上一股暖流，他觉得自己能够做得大方一些。“不错，我可以给她们每个人一千镑，这看起来多么气派大方呀！能够保证她们生活得宽裕、舒适了。一共三千镑啊！我能一点儿都不费力地节省出这么一笔可观的数目。”他成天这样思索着，接连想了不少日子，丝毫没有感到后悔。

父亲的葬礼刚过，约翰·达施伍德夫人没有事先通知，便带了孩子和仆人光临了婆婆家。什么人都无权阻止她到这儿来，因为自打公公离开人世那时开始，这座房子便归她丈夫所有了。但是，她这么做确实有点儿不客气，根据人应该具有的情感，随便哪个女人处在达施伍德太太做婆母的位置上，肯定会觉得极不高兴。并且，达施伍德太太是一个荣誉感极强、一点儿都不自私、有点儿脱离实际的女人，对这种极不礼貌的事情，不管是什么人做的或者对

什么人做的，她都会觉得极其厌恶。约翰·达施伍德夫人从来都没有受到丈夫家人的欢迎，不过直到现在她才有时间在她们面前暴露出来：在必要的时候，她为人处事会完全不顾其他人的冷暖。

达施伍德太太憎恨这种粗暴放肆的行为，并因此而瞧不起她那没有教养的儿媳。所以一看到儿媳进门，她就迫切希望永远离开这所房子。然而大女儿一再请求，让她想想就这样走掉是不是礼貌。后来因为出于对三个女儿的钟爱，她才打算继续呆下去。看在女儿们的面子上，最好还是忍着不同那个当哥哥的闹别扭。

大女儿埃莉诺的规劝有了效果。埃莉诺思想灵活，头脑镇定，尽管只有十九岁，却能够给母亲策划主意。达施伍德太太性格暴躁，干事经常莽莽撞撞。埃莉诺为大伙儿考虑，时常出来劝阻她。她心肠极好，性情温和，感情深厚，但是她知道怎样驾驭自己的感情——对于这门学问，她母亲还要学习，但她的一个妹妹下定决心永远都不学。

玛丽安许多才能都和埃莉诺不相上下。她聪明机智、明事理，只是做事情时都很着急。她痛苦也好，快乐也好都不能控制。她为人慷慨大方，温和亲切，也很可爱，但就是欠稳重，和她母亲完全相同。

埃莉诺看到妹妹太爱动感情，不禁有点儿担心，但达施伍德太太却对此非常赞赏和喜爱。如今，她们二人万分悲伤的情绪，彼此影响，彼此助长。刚开始的那种极其悲痛的情形，难以遏止，痛定思痛，无休无止。她们完全沉溺在痛苦之中，确实是哪儿悲痛往哪儿想，愈想愈悲痛欲绝，认准这一生就这样结束了，任何人来抚慰都不管用。埃莉诺也是痛不欲生，但是她还能自我克制，竭力使自己振作起来。她遇到事情能和哥哥一起商议，对于嫂子的到来能够给予适当的关心。她还能鼓励母亲也这么去做，请她振作、忍耐。

三妹玛格丽特是一名性格活泼、心地善良的小姑娘，但是因为已被玛丽安很多的浪漫情感所感染，但又比不上她见识多，只有十三岁的年龄，还无法与深知人间世故的姐姐相提并论。

第二章

约翰·达施伍德夫人现在的身份是诺兰庄园的女主人，她的婆母和三个小姑倒成了寄住在此的客人。但是，实际上，她对她们反而客气起来。她丈夫对待她们同样是非常和气，他除去对自己和自己的妻儿以外，对其他人顶多也只能这样。他诚恳而殷切地使她们觉得诺兰庄园是她们的家。达施伍德太太认为短时间内在周围找不到合适的住所，暂时留在这儿显得更适当，所以就接受了他的邀请，继续呆在这儿。

对于达施伍德太太而言，留在一个老地方，处处都能够使人回忆起往日的快乐，倒也非常合她的心意。遇到快乐的时候，任何人都比不上她那么高兴，那样达观地对幸福和快乐充满了憧憬，好像憧憬原本就是一种幸福。然而一碰到痛苦的事情，她同样会想入非非，弄得死去活来。和她快乐的时候没有限制一样，她痛苦起来同样是难以控制的。

约翰·达施伍德夫人一点儿都不同意丈夫帮助他几个妹妹。由他们孩子的财产中夺走三千镑，那不是使他变得穷困潦倒了么？她请求丈夫慎重地想一下这件事情。从自己的儿子身上，并且是独生子，他怎能舍得夺走他这么一大笔财产啊？几位达施伍德小姐和他只不过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她觉得这完全不能称作什么亲戚关系，她们有怎样的资格来接受他这样大方的帮助？每个人都知道，同父异母子女之间从来都没有什么感情可言，但是他为什么非要将所有的钱财都送给那三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作践自己，也坑害他们不幸的小哈里？

“父亲去世以前嘱咐过我，”丈夫回答，“请我照顾他的妻子和女儿们。”

“他肯定不知道自己说过什么话。那时候，他多半是昏昏沉沉的，否则的话他就不可能想入非非地让你把自己亲生孩子的钱财平白无故地送掉一半。”

“我亲爱的范妮（Frances 的昵称），他没有说拿多少，只是含混地请我照顾她们，让她们的生活处境好一点儿，他是爱莫能助了。或许他不如干脆把一切事情都交给我。他根本就没想过我会不管她们。不过他叫我做出承诺的时候，我不得不答应了；至少在那个时候，我是这样想的。所以，我答应了，而且还不得不履行。她们迟早都会走出诺兰庄园，到其他的地方居住，怎么着也要给她们点儿什么吧。”

“那好吧，就给她们点儿什么吧；不过给点儿什么也用不着三千镑啊。你考虑一下，”她继续说道，“假如那钱给出去，可就永远都别想收回来了。你那几个妹妹以后结了婚，那钱就永远都别想要回来了。当然，如果这笔钱能为我们不幸的儿子积攒下来……”

“哦，是这么回事，”丈夫很郑重地说，“那可就完全不同了。总有一天，哈里会埋怨我们给他送出去这么多钱。假如他有成群的孩子需要养活，这笔钱真的是大有用处啦。”

“就是这么回事。”

“这样说来，最好是把钱削掉一半，这可能对我们都有益处。给她们每人五百镑，她们的钱财也算够大的了。”

“唔，肯定够大的了！世上哪位当哥哥的能这么对待妹妹，就算是对自己的亲生妹妹，连你的一半都不及呢！况且你和她们只是同父异母！但你却这么慷慨大方！”

“我不想做的小气，”当丈夫的答道，“每次遇到这样的事情，人宁肯慷慨大方，也不要自私自利。起码不会有人认为我对她们不好，就连她们自己都不会料到会获得这么多。”

“天知道她们希望获得多少，”夫人回答，“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去顾

及她们的想法。关键是：你能够拿出多少。”

“那倒是真的，我想我能够给她们一人五百镑。事实上，就算没有我的这份补助，她们的母亲死去以后，她们每个人都会获得三千多镑。对于一个年轻姑娘而言，这是一笔颇为不错的财富了。”

“那是当然啦！说实话，我觉得她们完全用不着增加这笔钱啦。她们有一万镑可以分享。假如结了婚，生活一定过得不错。就算不结婚，就靠着那一万镑获得的利息，也能在一块儿生活得快快乐乐的。”

“确实是这样。因此我想：看起来，当她们的母亲还在人世时，给她一笔钱，这是否比给她们还要恰当呢？我是说给她点儿年金之类的。这个方法所带来的很好的效果，对于我妹妹和她们的母亲来说都是一样的。每年拿出一百镑，肯定会使她们全都过得很开心。”

但是，他的妻子没有立即赞成这一计划，她躊躇了片刻。

“说实话，”她说，“这比一次拿出一千五百镑要好。但是，假如达施伍德太太还能活上十五年，那我们不就吃亏啦。”

“十五年！亲爱的范妮，就是她那命，连十五年的一半都活不到。”

“肯定活不到。但是，你注意观察观察，如果人每年都有一点儿年金供养着的话，从来都是长生不老。她身体强健，还不满四十岁。年金可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每年不断地给下去，只要粘上就别想脱身。你不知道这样的事情，我可经历过给年金的很多烦恼，因为我母亲按照我父亲留下的遗嘱，每年都必须向三个老仆人分发退休金，她觉得这件事情令人烦心。这些退休金一年都要付两次，要送到仆人手中简直太操心了。以后听说其中的一个仆人去世了，但之后又听说根本就没有这种事。我母亲对此烦透了。她说，她的钱财照这样无休无止地给下去，她的收入完全不像是自己的了。这全怪我父亲太残酷了，否则这笔钱全都由我母亲掌管，自由支配。现在，我对年金这种事情已经是深恶痛绝，如果让我给谁支付年金，我不管怎样都不会自讨苦吃的。”

“一个人的收入每年这么被勒索一笔，”达施伍德先生回答，“这无疑是一件极烦人的事儿。你母亲说得不错，这钱财就不归自己所管了。一到支付年金的日子，都得和往常一样拿出一笔钱，这确实有点儿令人厌烦：一个人的自由好像被剥夺了。”

“那是当然。虽然这样，你还捞不到个好。她们认为自己到时间领取，稳拿稳得，并且你也不会多给，因此对你一点儿感激之情都没有。假如我是你啊，无论做什么事情，肯定会自拿主张。我绝对不会用这样的烦心事来束缚自己，去定期付给她们年金。没准儿许多年后，你想由自己的花费当中省出一百镑，乃至五十镑，都不是那么简单啦。”

“我亲爱的，我觉得你说得不错，这样的方式还是不采取得好。有时给她们些什么，也许比定期补贴要有好处得多，因为给她们的钱越多，她们的生活花费也会不断增加，一年到头一个子儿都没有。这是个最好的办法。偶尔地接济她们五十镑，这么一来，她们任何时候都不会因为缺少钱用而烦恼，而且我还能够完全履行自己对父亲许下的承诺。”

“那是当然了。说句实话，我觉得你父亲压根儿就没有叫你给她们钱的意思。我敢保证，他所说的照顾，只是叫你帮助她们做一些你能做到的事情，例如为她们找一栋舒服的小房子了，替她们搬一搬东西了，等时候到了给她们送点儿海鲜野味了，诸如此类。我敢用生命保证，他没有其它的意思；否则的话，那不就成了令人惊讶的怪事了。我亲爱的达施伍德先生，你只需要考虑一下，你的继母和妹妹们靠着那七千镑获得的利息，生活会过得多么豪华惬意呀。并且每一个女儿都有一千镑，年年能给每人带来五十镑的利息。当然了，她们会从中取出一部分向母亲交纳伙食费的。加起来，她们每年共有五百镑的收入，只有那么四个女人，难道这些钱还少么？她们的花费一点儿都不多！操持家务根本用不着开支。她们既没有马车，也没有马匹，也用不着雇仆人。她们不和其他人打交道，任何花费都没有！你瞧她们的生活真是太舒适了！一年五百镑呀！我真的难以想像她们哪儿能用掉一半。至于说你要再

给她们一些钱，是不是太荒唐了，要说财力，她们给你点儿还差不多。”

“我敢保证！”达施伍德先生说，“你说得确实很对。我父亲让我做的，除去你讲的以外，一定没有其它更多的要求。我如今已经知道了，我要严格遵守我的承诺，按你的吩咐，给她们做点儿什么，关心她们。等到我母亲离开这儿时，我肯定会竭尽全力替她安排好，还可以送她点儿小小的家具。”

“这是当然的，”约翰·达施伍德夫人说，“不过，有一方面你还必须想一下。你父母亲住到诺兰庄园里来的时候，斯坦希尔那儿的家具尽管说全都卖掉了，不过所有的瓷器、金银器皿和亚麻台布都仍然保留着，全都留给了你的母亲。所以，她一到住所，屋内肯定会装饰得非常阔绰的。”

“你想得太周全了。那确实是一些珍贵的遗物呀！有的金银器皿放在我们这儿肯定会锦上添花的。”

“不错。那一套瓷器餐具也比这所房子里的好看多了。我看太好看了，她们的房内完全用不着配摆设。但是，事情就是这样不公正。你的父亲只考虑着她们。我老实告诉你吧：你根本就不欠你父亲什么情，也就用不着理会他的临死前愿望；我们都特别清楚，如果能够做到的话，他肯定会将他的全部的财富都遗赠给她们。”

这真是决定性的结论！假如以前还有些不能下定决心，达施伍德先生这回可是完全拿定了主意。他最后的决定是，对他父亲死去以后留下来的妻子和孩子，照他妻子讲的，照邻居一样进行礼尚往来的交往便已经足够了；如果多跨一步，不用说有失规矩，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第三章

转眼间达施伍德太太在诺兰庄园又呆了好几个月了，这倒并非因为她不想离开。有一段时间，一看见她处处熟悉不过的景物，她都会极其兴奋，不过如今她的情感已经不再冲动了。现在她的心情渐渐好转，再也不深陷于那些使人痛心的悲伤往事当中，而是能够想点儿其它的什么事情了。她迫切地想从这儿离开，不断地到处找，要在诺兰庄园周围找一所合适的房子。她对诺兰庄园恋恋不舍，不希望离它太远。但是，她怎么也找不到这样一个地方，既能让她自己觉得舒服安闲，还能使小心从事的大女儿的要求得到满足。有几所房子，当母亲的原本是相中的，谁知大女儿经过慎重考虑以后，觉得房子太大租不起，最后不得不回绝了。

达施伍德太太听丈夫讲过，他的儿子非常严肃地同意照顾她们母女几个。丈夫弥留之际听了这番承诺，九泉之下也安息了。她和丈夫一样，对于儿子这个承诺的诚意从来都没有怀疑过。尽管她认为自己不要说七千镑，就算再少很多，她也能生活得够充裕的，不过她一想到这些就替女儿们觉得高兴。再瞧那当哥哥的心地这么善良，她也替他觉得高兴。她责备自己过去不应当错怪他，觉得他就像个铁公鸡。他这么对待自己的继母和几个妹妹，足能使她确信他深深记挂着她们的快乐。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对他的友善大方毫不怀疑。

她和儿媳刚认识，就有点儿轻视她，现在在她家里住了半年，深一层地知道了她的品行和为人，禁不住对她愈加瞧不起。虽然做婆母的把母爱看得很重，到处都注意礼貌，如果不是事情特殊，婆媳两个或许还一起生活不了这

么久呢。按达施伍德太太的观点，出了这件事情，她的女儿们继续留在诺兰庄园是自然而然的。

这件特殊事情指的是在她大女儿和约翰·达施伍德夫人的弟弟之间，两个人慢慢地产生了爱慕之情。那位弟弟是一个具有绅士气派的、惹人喜欢的小伙子，他姐姐搬到诺兰庄园里居住不久，就引见他和她们母女认识了。从那之后，他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诺兰庄园里度过的。

有的当母亲的出于某种利益，也许会鼓励这种亲近的感情，因为爱德华·费拉尔斯是一位已经去世的富翁的长子；但是，有的当母亲的出于谨慎，或许还会限制这样的亲近，因为爱德华除去一笔小小的财产以外，他的全部财产完全决定于母亲的遗嘱。不过达施伍德太太对上述两种因素都不加深思。对她而言，假如爱德华看起来心地善良，对自己的女儿真心真意，并且埃莉诺也同样有意于他，那就已经足够了。因为财富不相同而把一对情投意合的恋人拆散，这和她的观点是有抵触的。埃莉诺的美德居然不被每一个认得她的人一致认同，确实令她意想不到。

她们之所以欣赏爱德华·费拉尔斯，并非因为他相貌堂堂，谈吐文雅。他容貌平淡无奇，至于举止为人嘛，只有和他熟悉以后才感到令人愉快。他太羞怯，这就令他愈发显得拘谨了。但是，假如去除了这种与生俱有的腼腆，他就完完全全表现得胸襟开阔，感情丰富。他头脑聪明，受教育以后就更增长了见识。不过，不管从才能或者从性情方面看，他都无法令他母亲和姐姐觉得满意；她们希望看见他显亲扬名——例如做个——她们也说不上做什么。她们要叫他在世界上有显贵的地位。他母亲一直盼着他关心政治，便于能步入议会，或者和某些现今的显赫权贵打交道。约翰·达施伍德夫人怀着一样的希望，但是，在那些宏图大展以前，能够先看见弟弟驾驶着一辆华丽的四轮马车，她的那些希望也会得到些许安慰了。哪知，爱德华对于当什么名人显贵或者乘坐什么华丽的四轮马车根本就没有兴趣，他全心追逐的是家庭的舒适和生活的宁静。幸好，他有一个弟弟要比他有出息得多。

爱德华在姐姐家里住了几周，才或多或少地引起了达施伍德太太的留意；